



## 专访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宁浩： 我从来不是商业导演

■文/本报记者 杜思梦 李露鈞

小说《余震》，另一个就是《乡村教师》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为什么电影2017年才开拍？

宁浩：我拍《黄金大劫案》之前，已经在筹备《疯狂的外星人》了，当时没有马上动手，因为总找不到方向。我希望见一下刘慈欣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找不到改编方向？

宁浩：《乡村教师》的故事很抽象，都是大概念，需要给他补人物进去，当时我找不到补什么，如果直接说故事，也不太满足，我希望电影拍出来有特点。

### ◎“这电影拍出来，好莱坞没法翻拍”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刘慈欣的那么多小说里，怎么就看中了《乡村教师》？

宁浩：刘慈欣的小说写得特别好，我也看过《三体》，但是版权当时已经卖了，后来我提议做他的版权代理，希望有靠谱的公司把小说搬上大银幕。《乡村教师》的版权一直在我手里，这小说给我的感觉就像是“孩子王”掉进了“星球大战”，两种类型的冲突，有点儿《杀出黎明》的感觉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也就是说，原作本身的荒诞性让您产生了共鸣？

宁浩：《乡村教师》文体上的荒诞性比较足，我一直觉得，荒诞的东西比较特别。我对艺术的想法是，艺术在于个性，得有自己的独特性，要是没特点，大家就都一样了，艺术要是都一样了，多没意思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所以，影评人把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归类为“作者电影”，您是认同的？

宁浩：我同意。所谓“作者电影”，就是有自己独立的态度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在《疯狂的外星人》中，最想表明的是什么态度？

宁浩：对《疯狂的外星人》，我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“这电影拍出来，好莱坞没法翻拍”。也就是说，美学上，你得保持自己的个性，举个例子，唐诗优美，但没办法翻译。

### ◎改编落在中国文化上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电影上映前，编剧孙小杭在一个电影沙龙上坦言，《疯狂的外星人》剧本写作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，期间，为了减压，写了《心花路放》。后来又报道说，《疯狂的外星人》“写残”了好几个编剧。为什么这部戏的剧本会写得这么难？

宁浩：一直以来，大家脑子里的科幻电影只有好莱坞，容易被好莱坞的套路套住。而好莱坞电影都是概念，就容易用概念套概念。最开始编剧写出来的版本，有点儿好莱坞，但我不想“像好莱坞”。

好莱坞的叙事体系带有意识形态，讲故事本身的技巧和不同的文化叠加，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故事。就像

《少年派》，要是把派换成一个中国小孩儿，你说他能举起榔头不砸下去吗？不砸就不是中国小孩儿了，中国传颂的是“武松打虎”。但如果砸下去，故事就会发生转向，就变成了老虎与人的斗争。特定的民族性会发展为特定的故事走向。我想讲一个带有中国独特性的故事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其实，真正难的是找到表达这种独特性的叙事方法吧？

宁浩：确实是。要找到一个特别的叙事方法。比如中国的杂耍文化、酒文化，光找到不行，还要知道故事接下去的走向。

在找故事独特性的时候发现，军事、科技领域我不太懂，但中国文化绝对是可以自信的，我们有5000年文化。《乡村教师》的内核也有一种用乡土文化对宇宙先进文明的荒诞，这就是最有价值的。

我对原著唯一不满足的是用“牛顿三定律”拯救了世界，为什么一定是“牛顿三定律”呢？怎么就不能是中国人发现的什么定理呢？作为小说，刘慈欣在意的是科学性，我们的改编落在了中国文化上，本质上是一件事。

### ◎要荒诞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创作剧本的时候，考虑过保留原著人物吗？

宁浩：没有。就是要他的荒诞性，比如结尾黄渤用香蕉打败外星人，就是荒诞性的体现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看到这个结尾，总感觉您有话要说，是想表达什么？

宁浩：荒诞主义是一面镜子，它本身不解决问题，就是让你看看世界是什么样，我们是什么样。看看我们是不是很自大、很荒谬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为什么对世界如此悲观？

宁浩：这个世界很值得乐观吗？人类是没有意义的存在，没有太大的价值。人类是智慧产生的1.0版，是过渡产品，很快就会被淘汰。你看，恐龙生存了一两亿年，而人类不过百万年。人类无需自大，以目前的加速度看，很快就会消失。人类这种生物介质非常临时，最终会被能量体的东西替代。我不对意义抱有太大的信念，“凑合活下去”吧。

### ◎不是商业片导演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电影的笑点大多集中在“小外星人”身上，而非黄渤和沈腾身上，这一点还比较意外。

宁浩：是搭起来的，他们三个搭起来才有笑点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做这个外星人的时候，听说跟外国公司沟通非常麻烦？

宁浩：和不同文化的人沟通，他们只能理解逻辑，情绪上特别难沟通。比如表现猴子像泼妇一样的状

态，老外特别不理解，这种情绪在他们那没有。我给他们讲泼妇什么状态，找视频给他们看，他们惊呆了说，“她怎么了？”

他们的世界相对简单，在他们的文化系统中，发牢骚只有“My God”，到不了癫狂的程度。比如我说，外星人吃火锅时候的情绪，要“笑里藏刀”，表面上并没有很大的情绪起伏，但眼神里有威胁。但他们的理解，要么只有威胁，要么只有平静，很难拿捏到“笑里藏刀”的部分。

这些都是东方文明特有的。所以做小外星人的时候，不断模拟、测试，哪怕是眼睛大小、每个细微的表情，都要指导得很细致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为什么遣散了前期特效团队？

宁浩：我只是撤了预览团队，预览团队就是做分镜头和模拟效果的，我不想拍“爆米花”电影，不想拍这种流程的电影。预览团队规定了镜头，导演就指导演员演戏，镜头由预览团队来做定，我觉得，这样不行。工业与创作之间是有冲突的，传统方法能最大保障导演控制整个镜头语言的核心，电影最重要的还是镜头语言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感觉您不像个商业片导演了。

宁浩：我从来都不是商业片导演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怎么看现在大家对影片的评价？

宁浩：好与不好其实不是别人说的，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压力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部好电影。

### ◎创作这件事，现在挺没劲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拍《疯狂的外星人》时，考虑过票房吗？

宁浩：没有。我觉得制作压力很大，票房压力没太多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您团队的人说，您是一个“严肃而痛苦的导演”，进入创作状态就会“郁郁寡欢”，是真的吗？

宁浩：对。现在给创作留的空间越来越少，大多电影是产品管理，不是从创作者的视角拍一个东西。

拍《疯狂的外星人》的过程，我特别痛苦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会有票房，会有很多别的诉求，这个行业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以前，我们拍《疯狂的石头》，都是一帮理想主义者，大家很热情，像玩游戏一样。现在各个部门好像都在赶，赶紧拍完，因为后面还有“别的活儿”。大家都在谈，怎么票房会高，我觉得，这是对创作的干扰。创作这件事，现在挺没劲的。

《中国电影报》：那以后还拍电影吗？

宁浩：除了一部庆祝新中国70周年的短片，短期内不会有其他导演作品。生命有很多体验，不能都交给电影，未来，我想把更多时间留给自己。

## 《蓝色生死恋》导演王才涛： 选演员“秘笈”： 眼神、气场和天赋

■文/本报记者 杜思梦

《蓝色生死恋》上映前的一次聚会上，许凯和孟美岐突然变得很感性，他们举着酒杯，执意要敬王才涛，“导演，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都不是公司给您首推的演员，是您把我们挑出来的。”

今年“情人节”登陆院线的爱情电影《蓝色生死恋》是“富察傅恒”许凯、“创造101”C位孟美岐、“水逆少女”赵露思的银幕首秀。

若以三人现在的热度计算，同时上一部戏的身价怎么也是千万级别，而五年前，他们跟王才涛签下《蓝色生死恋》合约时，所有演员的片酬加起来不过17万。

《蓝色生死恋》导演王才涛告诉记者，这些年，被他选中的演员，后来爆红的不下10个，他说，选演员没什么“独家秘笈”，关键看三要素——“眼神、气场和天赋”。

### “锦鲤导演”

《蓝色生死恋》选角是2014年的事情，彼时，令许凯红遍全网的《延禧攻略》还没开拍，孟美岐在练习生里，也只是“靠边站”的小角色。二人在娱乐圈默默无闻，连像样的代表作都没有。

许凯的经纪公司最早的打算是在王才涛在张哲瀚、宋威龙或者米热当中挑一个。

翻了一遍资料，王才涛的目光被一个叫许凯的演员吸引了，“就是一种感觉，我对他的外型‘一见钟情’”，王才涛当即联系于正，要求许凯的视频资料，次日，许凯从深圳赶到了北京参加试戏。

王才涛回忆，除了看中许凯的外形，更看上了他的天赋，“许凯属于有天赋的演员”。

试戏的时候，王才涛给许凯规定了一个情境——男生照顾醉酒的女生，他希望，许凯把男生那种“想回避但又不能回避时的游离、徘徊，想看又不敢看，但不得不开的眼神”表现出来。略加点拨，许凯就把这种感觉拿捏得恰到好处。王才涛决定，让许凯出演片中韩泰一角，也就是剧版元彬的角色。

“有些演员，即使没演过戏，但是自带气场”，王才涛说，孟美岐就是这种演员。

当初，乐华拿来一批练习生的视频，主推的几个女生，他一个都没看上，反而觉得站在角落里了孟美岐很特别，“怎么说呢，孟美岐就是自带气场，我一见她，就认定她的气场能演欣爱。”而剧版《蓝色生死恋》也是由气场强大的韩彩英出演。

不仅在《蓝色生死恋》中，王才涛“先知”般的选角眼光大爆发，早前，王才涛就曾以10万元片酬签下过日后大火的某一线女星出演喜剧电影，假若当年那个项目没有“流产”，观众恐怕还能在片尾的执行导演名单中，看到某一线女星的名字。

有网友打趣王才涛是“锦鲤导演”，还建议他，“干脆别当导演了，应该去炒股票”。王才涛说，选演员没什么神秘的，挑演员是导演基本功的第一课，他只是更认真了些。

对于网友的“建议”，王才涛笑言，不排除未来开间经纪公司的可能，为更多有潜力的新人铺路。

### 本土化的《蓝色生死恋》还是戳了泪点

《蓝色生死恋》算是最早带起“韩流”风潮的韩剧之一，十多年前在中国开播时，风靡大江南北，无数少男少女为恩熙、俊熙、韩泰、欣爱四人间的错位命运和虐心恋情泪流满面。

改编这样一部超级IP，王才涛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这个故事接中国的“地气”？尤其是十多年后，年轻人的爱情观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让影片情节更合理，王才涛花了许多时间，他说，最不愿看到的，就是把《蓝色生死恋》拍成一部“架空偶像剧”，他希望，电影里的故事，看起来就像是发生在现在的中国。

如果以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眼光看，原剧中的一些设置确实显得不合时宜。比如，恩熙跟俊熙分开后的这

些年，全家人谁都没有找过恩熙的设计就不大合理，究竟是没找到？还是根本没找？原剧没说，王才涛要把这事儿说明白。

王才涛把两人设计成分别住在上海和苏州，“这两个城市离得不远，苏州对于上海来说，有点儿像是一个卫星城市，但两者其实是跨省的，苏州是江苏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恩熙一家躲着俊熙一家，不愿意让他找到，是有可能的。”与此同时，上海的现代感和都市文化，也为影片提供了合理的想象。

这些情节在王才涛的手里变得更加“中国化”，就连影片结局，王才涛都拍了四个版本，最终，在保留经典的同时，也传达出电影自身的态度，唯一不变的是，电影版《蓝色生死恋》也在不知不觉中，戳中了女生的泪点。

王才涛回忆，影片刚做完粗剪，他就拿给影片投资人之一的安晓芬审阅，这位电影界的“女强人”边看边摘下眼镜擦泪。

电影上映后，许多女性观众被片中的虐心情感打动，她们为《蓝色生死恋》打下客观的分数，影片的网络评分逐渐回升。

### 自掏100万去韩国买版权

《蓝色生死恋》的电影改编版权是王才涛自己花钱从韩国公司手里买下的，8年前，他花了100万元。当时，电影市场上还没有IP概念，王才涛买这部剧的电影版权，大多为了却自己一个心愿。

“我总觉着，《蓝色生死恋》弥漫着一种深深的宿命感。被抱错的两个孩子，因为家庭环境不同，导致了性格错位，但他们又想与命运抗争，这东西很东方”，王才涛说，自己的生活似乎也一直被所谓的“宿命”裹挟，他不愿安于命运的安排。

他记得，自己即将从北京电影学院广告导演专业毕业的那一年，中国电影还在低谷期，许多影院都被改成了商场、洗浴中心、超市。

班主任谢问他，“毕业以后想做什么？”王才涛回答的很干脆，“拍电影！”

大家都以为他疯了，因为他们毕业的前一年，中国电影年票房只有8.9亿，有些电影导演都改行去拍广告，他一个科班出身的广告导演不去拍广告怎么偏往电影这个“火坑”里跳？

“我就是不想安于现状，我就是想跟命运较个劲，大概我性格里天生就有这种抗争的东西在吧”，王才涛说，当时他就琢磨着，要是以后有机会拍电影，改编《蓝色生死恋》算一个。

2009年，王才涛的处女作电影《四个丘比特》上映，苏有朋担纲主演，200多万的成本，得了1000多万票房，他成了班上第一个拍上胶片电影的人。

此后，王才涛又相继执导了韩庚主演的《第一大总统》，抗战影片《走过雪山草地》，汇集了成龙等一百多位歌唱家、演员的大型MV《北京祝福你》等。

《蓝色生死恋》是他的第6部院线电影。项目2014年启动，到2019年影片上映，王才涛把所有时间都搭在了这部影片上。

“五年来，除了这个片子，我什么都没干。说句玩笑话，圈里的人还以为我死了呢！”王才涛有些无奈。

这五年，王才涛几乎遭遇了中国导演可能遭遇的一切困境，在他的坚持下，投资方最终同意启用全新人班底，钱都花在了制作上，这也导致影片临近上映时，再也拿不出多余的宣发资金，所有宣发费加在一起，不超过150万元，这个数字，可能还比不上一部纪录片的宣发费用。

宣发投入不足致使影片上映后的场次空间急剧压缩，不少人为王才涛鸣不平，可他觉着，一路走来艰辛固然，但是当坐到电影院回头看时，仍有几分欣慰在心中。

《蓝色生死恋》拿到通过令的第二天，王才涛在自己微博上写下，“坚持意志伟大的事业需要始终不渝的精神”，他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。

数字影院整体方案提供商，为您的影院建设保驾护航！

400-819-2199



### 主营业务

- ▶ 影院设备销售
- ▶ 激光改造
- ▶ CGS巨幕改造
- ▶ 氙灯耗材
- ▶ 影院设备维保
- ▶ 影院设备集成安装



区域联系人：

华南：俞波 13681557011

华东：乔建民 18001131606

西南：甘贝贝 18614058668

西北：杨勇 18910486756

华中：田利 18611380686

东北：乔鸿智 18001131607

广告